四庫全書

史部

國語卷十八

吳 韋昭 注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也觀射父楚大夫也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絶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

黎不絶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知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通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

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潔之服潔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太祝也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非卵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也掌祭

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為災孽也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皞黄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

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壽命之氣顓頊受之少皥氏沒顓頊氏作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絶地天通絶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

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次也其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也伯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也禦謂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言天地體成不復改變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平王恭王子昭王父也祭以牛俎於王致牛俎於昭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王感俎肉而問牲何所及對曰祀加於舉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大牢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特一也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少牢羊豕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角如繭栗郊禘祭天也烝嘗不過把握握長不出把者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

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和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

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潔也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著也底則滯滯久不震滯廢也震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志放縱則遂廢滯難復恐懼也生乃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不長神不降以福也是用不從不從工令其生不殖不可以封

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以事類曰類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高時類于二祧歲祀于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猫虎昆蟲之類也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也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父也日月會于龍狵狵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日月合辰于尾上月令曰孟冬日在尾土氣含收含收收縮萬物含藏也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是百嘉備舍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羣神頻行頻並

也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烝傳曰閉蟄而烝百姓夫婦擇其令辰辰十二辰也奉其犧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禋潔也子姓衆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宗祝宗主祭祀祝主祝祈也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比親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苛虐也殄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之辭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也謂於此更申固之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

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舂其粢器實曰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帥后舂之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也祭義云夫人繅三盆則王后其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

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主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正也玉帛為二精明潔為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易曰坤為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也能言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司馬

太史之屬是也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寮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也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陪屬謂有寮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以萬萬為億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食兆民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入征稅也

鬭且廷見令尹子常鬭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

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丘有戎馬一足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供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

鬬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頵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鬬椒為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黄使

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鄖公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令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羸瘠也言日日又甚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也言壘壁滿於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

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也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自殺蹯掌也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之如行人之遺棄其迹也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國也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佩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驌驦馬二君不予而留之三年後予之乃得歸歸與吳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郢奔隨也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濟渡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亹楚大夫也妻子曰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

莫隊其國隊失也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子西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汝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也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何惜於死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為司

敗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亶則念前敗也

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楚邑也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令尹子文玄孫之孫蔓成然之子鬬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平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豐盛也約衰也舉動也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敵體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

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爲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賞罰無別故懼也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蔓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

崇替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

也志戰克也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鄣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横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為寶不以寶為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

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水中之可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鞮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

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大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灾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灾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灾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譊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

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偪偪上也偪則懼貳偪則懼誅故貳也夫盈而不偪盈志滿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壽保也不知其宅宅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恃險而貳將見誅絶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大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大子少師無寵大子取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譖大子曰建將叛大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沈諸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寘置也傳曰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知以詐行謀而非知道也知人不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訐以為直者周而不淑周密也淑善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

欺人也不諫身不計身害也愛而不諫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諫蓋人詐也蓋掩也强忍犯義毅也强强力也忍忍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不顧隱諱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不潔非潔行也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復其前言也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衆也其周也足以蓋之言其周密足以覆蓋其惡也其不潔也足

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譖太子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速疾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能得入而曜之以大利曜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欲思舊怨以脩其心脩其報讎之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愛故得人怨而有術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也子西曰德其忘怨乎言綏之以德必忘怨也

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

味味為己生疾害諭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猶災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壁落也閑闌也）是之為日惕（惕懼也）若名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鬬椒也子干子晳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名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騶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大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水名胡公虐馬繻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

於囿竹戕殘也歜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為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魯文十八年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殺公而內之竹中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長魚蟜晉大夫也殺三郤錡犨至也犨與蟜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蟜嬖於厲公譖而殺三郤于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圉人養馬者子般魯莊公太子次舍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父通于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于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也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

知逃而已逃勝之難也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議好尚勝人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蔡故蔡國楚滅之葉公兼而治焉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在魯哀十六年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兼令尹司馬以平楚國也既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于葉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

多見害故皆為葬之

國語卷十八

國語卷十九

吳　韋昭　注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差泰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芈姓也鄭語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於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也獻進也曰夫吳之

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而放之勝未可成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斷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以喜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於天天

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得罪謂傷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宥寬也）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緊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也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謂報見侵也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也令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察理也屬會也殘伐謂隳會稽也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

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殖以草木自喻壅本曰封殖立也明顯也聞於天下言天下備聞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也吾將

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絕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股本曰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畔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

孰曰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喻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

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裕饒也其民殷衆殷盛也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戚猶惕也閒閒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為害微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越脩德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為君之道其臣箴諫以不入入受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罷弊楚國以間陳蔡間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脩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也東國徐夷吳越也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仿偟於山林

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令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
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
以墣而去之（墣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
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也傳曰王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而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王縊申
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此志也
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令王既
變鮌禹之功（王夫差也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脩鮌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

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汙池也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國也鄙邊邑也荐重也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有離畔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个被矢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陳就戰或小有傾傷亦復然也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

奚斯吳大夫釋解也以言辭自解歸非于齊 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 役兵也汶齊水名 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也 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 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 天若不知有辠則何以使下國勝 下國吳自謂也言天若不知有辠何以使吳國勝齊也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 訊告讓也 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 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 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其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也 以立名於荆此則大

夫之力也立名于荆謂敗楚于柏舉昭王奔隨時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猶靜也逸樂也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為惡於吳國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撓擾也度法也以妖孽吳國妖為妖言越當襲吳也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實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劒而對釋解也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前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播放也鮐背之耇稱黎老而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不違言莫違也夫

不違乃違也乃違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紂之百克是也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世繼世也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也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卹其民取之謂此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為楚所敗也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而驟救傾以時以時不失時也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辟易狂疾將死曰而縣

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鴺而投之於江鴟鴺革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以哀十一年殺子胥十二年會魯于橐皋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閒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濟濟宋水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午晉定公也黃池事在魯哀十三年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大夫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

沿順也逆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逆入於淮以絶吳王之歸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反越子伐吳吳距之獲太子友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也或有淮字誤耳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悠遠悠長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歃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雄吳大夫也齒年也不以年齒對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

遠無正就（正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也）將夾溝而㢠我（旁擊曰㢠）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俞益也）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先使吳先歃也）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也濟成也）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言人不能

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老也沒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轉退也絕慮道遠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事君勇謀於此用之勇而有謀正謂今時令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朋羣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鬬心也勸之以高位重畜重畜寶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獲收也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而

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也諸侯必說說喜也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間以恐之必速至也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貫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百行為萬人謂之方陳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二君皆云官帥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為

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擁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棨戟也鄭後司農以為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育文理者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子產謂子南曰子皙上大夫汝嬖大夫建旌提鼓析羽為旌提挈也挾經秉枹在掖曰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也將軍命卿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之極而樹之為萬人以為方陳百行故曰萬人正四方也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為旂素甲白甲也矰矢名以白羽為衛荼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為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

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曰旟尚赤左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爲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黑漆甲也尚黑右陰也爲帶甲三萬帶甲衿鎧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也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繞也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

偃匽也接合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言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衆而不用征伐戎翟楚秦卑周故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魯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魏然滅虞虢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也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為

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也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不勝則服事君若勝則為盟主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壁落也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剄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其威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誤吳故夫差效之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諸趙鞅趙鞅

晉正卿趙簡子也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黑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畔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也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主趙鞅也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不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也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也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

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日至訊告也曰昔吴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言也同姓元侯曰伯父吴伯父吴先君也不失四時必率諸侯脩朝聘之禮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也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荆之備廢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也君有蠻荆之虞故命晉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令朝聘天子息君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猶僭也名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王室雖卑不可僭也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言吴姬姓而自

僭號況於蠻荆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為乎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賜圭之策命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也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也徒師步卒也郛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帶劒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中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也）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也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為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概王不避天子故知上王為闔廬也）以奉其社稷之祭（言脩楚祭祀也）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概王

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概王闔廬之弟也傳曰夫概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今齊侯任不鑒于楚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任也不鑒不以楚敗為鑒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欒盈以伐晉貽謂兄弟魯也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簦夫須也貽謂簦笠備雨器也相望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五月克博至于嬴是也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后也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穀孰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

商魯之閒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姬也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事成功也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景王子敬王丐也紹繼也享獻也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厲王於彘也昭謂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余心豈忘憂恤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乃憂王室也令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倡謀發始為倡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曰臣嘗卜於天曰昔曰也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者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姦者今尚無有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怨誹也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也吳王將恥不

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若事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幸遂可出佚出奔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

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猶用也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謙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也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也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徧故未可用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絶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

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

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 阿曲從也 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 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 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 能罰則嚴猛也 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 說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辯別也 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 備守禦之備巧審密不可攻入也 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聲謂鐘鼓進退之聲聲不審則衆惑也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 國門城門也 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

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貽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瞀之疾筋力不足以勝甲兵者告是也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不審謂欺詐不實也過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禮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閉陽閉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 說云檐屋外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檐謂之樆樆門戶掩陽也 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 均平也脩墾也 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內國政外軍政也 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 示當守備也 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 示憂戚無飾也 王乃之壇列 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 鼓而行之至於軍 軍所軍之地也 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 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 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

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為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没而父母之世没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

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若汝也已止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和上下皆和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果勇決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

不右身斬妻子鬻鬻賣也於是吴王起師軍於江北江松江去吴五十里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吴吴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吴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吴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

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嘿也涉度也
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
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
郊郭外也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
圍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
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也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
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
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

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長久也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寓寄也其與幾何言幾何時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居者也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

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圭璧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羣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之禍

國語卷十九

國語卷二十

吳　韋昭　注

越語上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號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阨親而呼之也國子姓言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為

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求成也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

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也）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為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為吳所禽虜）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

也言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為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塘浦陽江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不可改易也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也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教之昭謂狐庸教吳魯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

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矣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太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犂之子也魯昭元年州犂為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勾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

更 更改也 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 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 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前馬前驅在馬前也 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 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 北至于禦兒 今嘉興語兒鄉是也 東至于鄞 今鄞縣是也 西至于姑蔑 姑蔑今太湖是也 廣運百里 言取境内近者百里之中耳東西為廣南北為運 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 蕃息也 命壯

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令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乳也公令醫守之醫乳醫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喪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庶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稟食之也其達士潔其居潔其館舍美其服

賜衣服也飽其食粟餼多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糜脂膏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之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

又請曰越四封之内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也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傀徼功要利者欲其旅

進旅退也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進也退則無恥不畏戮辱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沒地名在哀十九年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

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甬，甬江句，句章也。達王出之東境吾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二君然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閒欲以少長求免也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宸宇宸屋霤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國語卷二十

國語卷二十一

吳 韋昭 注

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勾踐三年魯哀公元年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畀辭尊禮玩好

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之屬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月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不驕不自縱弛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畔逆亂之萌也先動為始令君王未盈而溢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也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自驕泰也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

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脩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勇為逆德也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濫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吴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也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

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柰何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范蠡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也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也如此不已不已謂吳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

委歸也屬附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脩鍵閉慎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勾踐改脩國政然後畢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脩政故問節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

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於地也美惡皆成以養其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也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也自若以處若如也自如無安動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倡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穡絲枲之功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貨財曰府米粟曰倉民衆殷殷盛也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田廢業使之困乏以生怨亂為禍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時天時事人事也反還也間隙也時還則胙在越而吳事有釁隙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

下之成利恒常也制度也事無間時無反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之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也五穀睦孰民乃蕃滋睦和也蕃息也滋益也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贏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也柔而不屈外雖柔順内不可屈彊而不剛内雖彊盛行不以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唐尚書云言無

德行虐習以為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為常以為常法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福禍之聖人因天天垂象聖人則之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能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内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國也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

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也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可取而不取後復見滅是也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

曰諾

又一年（反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色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也）憎輔遠弼（相道為輔矯過為弼）聖人不出（聖通也通知之人皆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也）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且也）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吴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吴必亡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在魯哀十一年）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兆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對曰天應

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飢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安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也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示不以吳為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

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獵不以爲意必不脩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也）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爲玄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也）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也）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飯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也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固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

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也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贏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固然有轉化也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也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以為常隨其贏縮紀猶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

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

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皇皇著明也常象也

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蝕時也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

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極也

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

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運轉虧盈晦明之常也

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也用陰謂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

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也先動者泰泰顯露為陽察也

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執射的也無執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

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强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逸飽則未也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也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剛强力疾陽數未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人主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為牝在陽為牡

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若日月然也今其來也剛强而力疾言吴陽勢未盡未可斃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吴師自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吴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吴吴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姑蘇宮之臺也在吴閶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良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貽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也吴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雄行成於越雄吴大夫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吴得罪於會稽使越棲於會稽時也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

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 庸用也因天時以爲功用 得時弗成天有還形 還反也形體也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 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 小凶則近大凶則遠 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也 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戒亦不遠也 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 俞益也 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

乎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吴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己不勤

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難也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吴而吴不受令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周禮諸

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陂崖也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鼃黽蝦蟇也水邊亦曰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靦面目之貌也諓諓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謂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子得罪也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冀是也反

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

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曰浹浹匝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環周也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誓告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國語卷二十一